



# 温岭旧年俗，烟火永长流

陈明华/文

温岭旧称太平。腊月的风刚掠过温黄平原，年的气息便顺着屋檐下的冰凌流淌。老辈人常念叨“廿三送灶神，廿四掸蓬壅，廿五赶长工”的顺口溜，这像一根无形的线，牵着家家户户投入忙年的节奏。那些藏在烟火气中的旧俗，如今想来仍历历在目。

廿三祭灶，是年的序曲，温岭当地也叫“送灶爷”。旧时家里是老式柴灶，灶台上贴着被烟火熏得发暗的灶司菩萨画像。祭拜时，麦芽糖是必不可少的供品，既用糖粘住灶王嘴，又以糖甜到灶王心，盼他上天见玉帝时只说好话。母亲还会蒸糯米糕，摆上糖块、水果，烧灶马纸，方便灶王爷骑马上天。她总念叨“灶司菩萨上天言好事”，盼来年五谷丰登。我总盯着那碗甜糕，母亲便掰一小块塞给我，说吃了灶糖，来年嘴巴甜，少挨骂。祭拜完毕，便焚烧旧的灶君画像，待正月初四再迎灶神回家，祈求新的一年家宅平安、诸事顺遂。如今柴灶换成煤气灶，灶司菩萨画像也难觅踪迹，但那份甜糯的滋味和藏在烟火里的期盼，一直留在记忆里，从未消散。

廿四掸蓬壅，是温岭人家全家出动的年前大扫除。要从屋顶到地面细细打扫，床底、梁上都要擦净。扫出的垃圾要留到年后倒，怕扫走福气，只愿掸走穷气霉气，迎来财气福气。“蓬壅”是当地方言，指屋里的积尘、蛛网和角落里的污垢。

这天，母亲会踩着长凳，用绑了竹竿的鸡毛掸子或由自家种的扫帚草、金丝草做的观音帚，细细扫拭屋梁灰尘。扬起的尘絮在阳光下飘舞，呛得人直打喷嚏。父亲则清洗门窗，老旧的木窗棂被擦得锃亮。我最爱凑在母亲身边，帮她缝被子。那时还没有被套，被单、棉絮和被面要一针一线缝合。母亲戴着顶针，粗线穿过布料的“刺啦”声，混着庭院里晾晒衣物的轻响，成了年前最踏实的人间声响。家里那床龙凤织金的古香缎被面，平日里总小心收着，唯有过年才拿出来，

摸上去滑溜溜的，仿佛藏着一家人一整年的期盼。

按照泽国一带的集市习惯，廿四上午要去赶“泽库街落市”。掸蓬壅与赶市，常在同一天完成。集市是孩子们的天堂，也是家长购年货的必去之地。父母带我们上街，新衣服、猪肉、黄鱼、带鱼、大公鸡、笋干、豆芽等，沉甸甸装满一菜篮子。最热闹的是炒炒米的摊子，挑着爆米花机的师傅一声吆喝，孩子们便蜂拥而上。我攥着家里的米袋，看着师傅把米倒进铁罐子，摇着把手在炭火上烤。等待的几分钟格外漫长，直到师傅喊“要响咯”，大家慌忙捂住耳朵，“嘣”的一声巨响，白花花的炒米涌进麻袋，香得人直流口水。还有打糕条的机器，米白色的糕条从出口源源不断冒出，折成一截截装入塑料袋，脆生生的口感能甜到正月。

廿五赶长工，给帮工结清工钱，让其返乡过年。廿六赶市，置办年货、新衣，东西多备双数，活鱼养到三十，寓意年年有余。

廿七捣麻糍做年糕，是温岭过新年极具仪式感的事。蒸熟的糯米入石臼，全家上阵、邻里相帮，合力反复捶打。糯米越捶越糯，打好后捏成饼状，吃法多样，可直接蘸红糖、芝麻吃，也能煎煮入味。热闹的捣麻糍，揉出了团圆相聚的年味，又因麻糍谐音“麻吉”，藏着邻里和睦、日子黏甜顺遂的美好期许。

廿八的谢年与裹粽，向来是父亲的主场。天刚蒙蒙亮，他便起身宰杀公鸡，特意留着尾上三根长羽，用红绳束起，让雄鸡昂首挺胸，和猪头一同上锅蒸得油润。母亲在庭院中设香案，红漆托盘里齐整摆着八样供品：猪头、雄鸡、鲫鱼、鲜虾、蛤蜊、豆腐、豆芽，还有必不可少的粽子。这是温岭谢年祈福的核心供品，寓意高中圆满。焚香点烛，烧纸祈拜，烟雾袅袅间，仿佛真能触到神灵降临的庇佑。父亲亲手研墨挥毫写春联，红笔浓墨，贴满老房廊柱，年味便从墨香红纸里散开。

谢年礼成，母亲便着手裹粽。过年的粽不是端午的样式，多是灰汤粽、肉粽。烫好的箬叶裹着清润的香气，泡软的糯米里拌着苡豆、红薯碎，或是塞进一颗蜜枣，肉粽则裹着鲜美的肉馅。两张箬叶上下错开，折成尖锥，填入馅料，再用棕榈叶条紧紧捆扎，母亲动作娴熟利落，一气呵成。我凑在一旁学，总把糯米漏得满地都是，母亲便手把手教我折角的窍门，耐心又细致。半天忙活下来，大木桶里堆满粽子，煮上两大铁锅，软糯入味，能从年三十吃到元宵，也应

了多包多存、年年有余的好彩头。

这过年的裹粽，讲究多。除了谢年当供品讨彩头，平日日来客，随手煮上几个当点心，方便又暖心。箬叶裹住的何止是糯米馅料，更是新年里的期盼，裹着圆满，裹着富余，裹着一家人团圆圆满的年味。

谢年是温岭人祭天拜地、祈福来年顺遂的核心仪式，家家户户必搞，多在廿八裹粽后至年三十夜前举行，素有“谢年谢到年三十，越谢越有”的说法。一桌谢年宴里，最具分量的当数温岭地道的“窝冻”——现烧的猪头冻。这是谢年的重头戏，更是年夜饭的压轴硬菜、正月待客的当家菜。温岭人煮猪头谢年，先焯水去腥，再以八角、桂皮、酱油慢炖数小时，放凉凝冻方成。猪头肉里藏着“有头有尾，新年圆满”的美好寓意，用猪头谢年祭天地，祈愿来年有盼头、财运旺，岁岁年年皆顺遂。

廿九去泽国街买“八碗”食材。年三十的“八碗”是全年最丰盛的一餐，再拮据的人家，也要凑够八个菜，豆芽、笋干、豆腐干、黄鳝等都能上桌，但鱼和肉必不可少。鱼要留到大年初一，图个“年年有余”，肥肉更是抢手货，平时缺油少荤的日子，唯有这碗肥肉能解馋。“八碗”做好，先祭祀祖宗。堂屋的八仙桌上摆满酒菜，香烛点燃，父亲母亲领着全家按尊卑祭拜，口中念着保佑家门顺当、读书上进的祝愿，烧纸钱的火光映着每个人的脸，庄重又温暖。年夜饭过后，父亲燃放关门炮辞旧，然后守在灶前煮粽子，要煮到深夜。灶坑里的火光跳动着，映出晃动的影子。睡觉前我把五毛压岁钱夹在小人书里，压在枕头底下，那崭新的纸币闪着微光，仿佛藏着一整年的美梦。

正月初一的开门炮是新年的号角。天还没亮，父亲就起来放炮，紧接着，全村鞭炮声此起彼伏。不少人在这天凌晨一两点钟就去水澄庙里拜老爷，祈福新年顺遂。大家在庙里烧香点蜡烛，拜完后往庙里捐善款（地方人叫乐助）。这一习俗流传至今，每年大年初一凌晨，庙里格外热

闹。

早上起床后，我和弟弟穿着新衣，迫不及待地跑出门，空气中满是火药味和饭菜香。母亲早已备好三餐：早上吃炊饭，取“蒸蒸日上”之意；中午汤年糕，盼着“节节高升”；晚上煮大米面条，愿得“长寿安康”。这一天不能扫地，怕扫走财运；不能动针线，免得新年穿补丁衣；还要吃上年三十剩下的饭，图个富余。孩子们牵着牛去晒谷场赛牛，队长燃放发令，牛尾巴上系着的鞭炮“噼啪”作响，牛跑得飞快，小主人被拽得连滚带爬，惹得大人们哈哈大笑。输赢不重要，图的是牛健体壮，新年丰收。

旧时正月，道地里前上间至后上间最热闹，一桌桌围满了乡邻，打牌、搓麻将，笑语声此起彼伏。村中的锣鼓队敲起来，大小鼓声隆隆震天。长辈常说，鼓声越响，新年越是风调雨顺。

正月里常请盲人唱陶琴，一根毛竹筒为伴，啾啾唱腔婉转演绎《狸猫换太子》，听戏的邻舍围坐成圈，听到动情处，总有人悄悄抹泪。大年初二本是不出门的，若真要走，便只是走座。

滚狮子是温岭春节的核心民俗，正月初一到初八的白天，总有舞狮队上门表演，过了初八便不再来，且不禁夜行。舞狮常与杂耍、锣鼓班同台，伴着小鼓与铜钹“恰恰盖”的节奏，要出滚四门、抢球的招式，还有雷叉、勾刀的杂耍绝活，灵动又热闹。表演只为讨喜图吉利，道地里皆是自愿凑喜钹，从不强索。

那些日子，便在阵阵锣鼓声、悠悠琴声、声声狮鼓响里，慢煮时光，满是地道的温岭年味。岁岁年年，皆是这般温暖的人间烟火。

如今，温岭高楼多了，柴灶换成燃气灶，打炒米的师傅少见了，谢年的仪式也简化了许多，但那些藏在习俗里的温暖记忆，却像陈年老酒，越品越香。每当年关将至，耳边仿佛又响起村里锣鼓队的鼓声、炒米的爆响和父亲煮粽子的柴火声，那些刻在骨子里的年味，早已成了太平儿女最珍贵的乡愁。

## 燔春记

陈连清/文

立春一大早，温岭的一些老宅区还笼罩着青瓷色的薄雾。一位老居民提着旧铁锅出来，锅里樟木屑烧得正旺，冒着蓝烟，随风飘散。旁人见了便说：“喏，燔春了。”

“燔”是台州方言，意为火烧并快速移动、反复炙烤，也寓意光明闪耀。“燔春”是立春日点燃樟树木屑或树枝，借烟气和光亮驱邪的传统习俗。民间有诗云：“数九过了天转暖，劈了樟木好煨春。烟气薰薰驱五毒，合家老小保太平。”樟木的烟，好似飘向天空的草药方，字里行间写着“驱邪”与“安康”。

立春前几天，街上就有人吆喝“卖春柴喽”，卖的是一捆捆带叶的樟树枝。人们买回挂在屋檐下晾着。立春正点，鞭炮一响，家家点着春柴，烧一半便赶紧拿进屋里，挨个角落熏烤。整个村子烟雾笼罩，如烽火连天。老人咧嘴笑道：“立春熏一熏，蛇虫鼠蚁不敢来！老祖宗的法子灵验。”

关于“燔春”的起源，有个传说。早年冷山坳里有一条人头蛇，常化作美女害人。一个后生在立春日路过，用樟枝在借宿处熏烤几遍，又在道地上堆起烟灰。天亮时，一条大蛇死在灰中。从此，人们便知立春熏樟枝可驱害，渐渐成俗。

这一风俗在椒江北部尤为盛行。温州籍作家林斤澜曾写过《燔春》，可见当年浙南也普遍。我忽然想起隔壁春梅大爷，他曾在椒北章安道观做道人。一年立春，我去他家，见他边唾沫边把冒烟的樟枝捅进猪圈，呛人的烟雾弥漫开来，他却神色镇定。他说，这是跟道观师傅学的，“转三圈才能镇妖”。

2020年起抗疫几年，人们在立春纷纷重拾“燔春”习俗，期望驱赶病魔。那三年，卫生健康委的短信与“燔春”的铁锤同频共振，樟木销量如春笋拔节般增长。樟木香里飘着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生存智慧。人在不确定中，总要找些确定的精神寄托。

站在老宅地基上，风穿过空荡田野，将记忆里的蓝烟与眼前的现实揉在一起。忽然觉得，老一代人对付时疫的法子，和我们隔着屏幕叮嘱“戴好口罩”，骨子里是同一种慌张和盼头。在杭州工作的临海人张薇记得，外婆总在日历上把立春的时刻郑重地圈出来。那天，她早早准备铜盆和樟木，时辰一到便引火点燃。这种拿火说事的规矩，我们这里还有不少。上元节点灯，中元节放灯，过年点火堆，七月三十插地香……都属此类。记得年少时一个七月夜，家家在门前、路边插上密密匝匝的香，香头火星在石缝里一闪一闪。九十多岁的老奶奶拄拐看着，眼角沁出泪光，轻声说道：“这多好啊！等我到了那边，也可顺着这光亮回家。”

我总爱琢磨，这种以火为名的点燃，是不是老祖宗与我们的一种对话？是不是人在无常面前，在科学之外，用约定俗成的仪式，为自己筑起一道小小的堤坝？我想是的。它或许挡不住洪流，却足以安抚一颗飘摇的心。人哪，不管在哪个时代，稳稳地活下去最要紧。

每年立春，樟木的烟散在月河水里，不声不响地向前流去。“燔春”刚把邪毒赶跑，正月拜岁的脚步就顺着水流而来，踩着河坎两岸的薄霜，“噼噼”作响。

## 诗继花山：六百廿载风雅流变与三十五年复兴之路

陈宗明/文

2025年，浙江省温岭市泉溪（花山吟梅）诗社迎来建社三十五周年。这一诗社植根于浙东南沃土，其渊源可追溯到明永乐二年（1404），至今已跨越六百二十余年，历经六代形态演变，形成独具特色的“花山诗派”，成为国内罕见的延续至今的民间诗脉传奇。

公元1404年正月，因愤于明成祖朱棣篡位，痛惜方孝孺与邑人王叔英等忠烈之士的遭遇，以林原缙为首的“太平九老”效仿唐代白居易等“香山九老”雅事，在太平街道肖泉村溪畔梅花庵结“梅花吟社”。此地溪岸梅林掩映，又名梅花洞。九老中有狄仁杰第二十七代孙狄景常，其与香山九老中的狄氏后裔文脉相承，寄寓深远。他们以诗抒怀，避世隐逸。林原缙在《游花山分得“日”字》中“世虑澹相忘，尘凡巨能逼”的诗句，道出结社初心，奠定“爱乡邦、重气节”的诗魂风骨，开创“隐逸性抗争”的台州式硬气传统。

清道光年间，冯芳等人有感于古迹荒

芜，补梅建宇，成立“修梅诗社”，诗风渐由“苦节”转向“乐志”。同治三年（1864）至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间，诗书画大师蒲华融入台州近三十年，他慕名花山九老隐逸风骨，浪迹泉溪十多载，常以松竹梅入画辑诗。其在梅花新庵（继善堂）所题“空山春尽忆梅花……”的壁诗，成为诗派重要艺术遗存，以超然逸兴丰富诗派内涵。清名臣林则徐在赠别温岭籍进士黄潜的楹联中写下“吟声归去伴花山”，使花山雅名借此广传。

清末民初，学者赵佩莹在《江樵集遗》序中首次明确提出“花山诗派”名称，并在《花山志》中梳理出以儒学为基的“花山学统”，构建“学养为基、气节为魂”的文化体系。他主导重建九老祠，成立“补梅诗社”。至民国三十七年（1948），赵佩莹之子赵立民等人组建“梅社”，诗风融入深沉家国情怀，创作《劫后》《受降乐》等记录时代风云的纪实诗篇。

1990年重阳节，盛光辉先生发起组建“泉溪诗社”，并创办《泉溪诗刊》，在“文革”后诗脉几近中断的背景下，成功重启传承。2007年，张岳接任社长，深入挖掘文

献，主编多部重要诗集。2021年，诗社正式更名为“花山吟梅诗社”，强化文化认同，回归“梅花”核心意象。2024年，“花山诗派创建620周年暨花山文化学术研讨会”成功举办，会聚百余学者诗友，影响深远。

泉溪（花山吟梅）诗社自1990年重建至今三十五年来，在盛光辉、张岳、林作标、郑福友等历任社长及全体社员共同努力下，致力于花山诗派的挖掘、研究与传承，通过编纂刊物、举办研讨会、开展诗词创作交流活动，让这一古老诗脉在当代焕发出蓬勃生机。诗社不仅坚守“爱乡邦、重气节”的初心，更积极融入时代，作品题材多元，兼具学术深度与生活温度。

值此建社三十五周年之际，回顾花山诗派六百二十余年的绵延历程与诗社三十五载的复兴之路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段文人雅集的历史，更是文化精神与乡土气节的生生不息。本人谨以纪念诗寄怀：“雅意流芳梅弄影，溪泉箫鼓漾清音。唐风宋韵元明笔，九老高吟酒共斟。”这穿越时空的诗文脉，必将在新时代继续奏响清越华章。

